

莊子雪

上海千頃堂印行

莊子雪

南華經雜篇 共十一篇

庚桑楚第一

庚桑楚於老子具體而微於外形骸絕聖棄之以上無以化南榮越老子乃以無為而無不為之道告

老聃之役

執弟子有

庚桑楚者

史記作亢倉

偏得老聃之道

以北居畏壘之山

舊註畏壘

之羽山見

其臣之畫然

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

執掌之為使

郭註畫然飾知挈然

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故其臣妾之仁知者時去而遠之

郭註畫然飾知挈然

然於仁擁腫樸鄙也

執掌自得也

呂云擁腫連鈍

執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

按

容儀也注見在宥篇

居三年畏壘大壤

一作穰

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

所以大穰

畏壘之民相

與言曰

庚桑子之始來

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

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集說初見庚桑之道并知而任愚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為而成

故無近功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以神明奉之

推

戴以為君也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庚桑子曰

弟子何異於子

夫春氣發而百

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天一作道已行矣不釋然意不樂也春生秋成萬物於春秋豈無

所得於天地之氣而成哉而萬物

不知也天地化育之大道已潛行矣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

我其杓

的標

之人邪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循本至人尸居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

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樹木為標則人見之一說杓喻編淺更確

弟子曰不然夫

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鮓鱓為之制

步伊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

為之祥

舊註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怪也

按鮓鱓小魚

且夫尊賢授能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

庚桑楚

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已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出眾則眾尊之善利

然不必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玉含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錫

而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錫

隱潛一旦出見則是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精以物為粗以有

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眇之道，故藏身不厭深。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

哉？謂堯舜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

足。以濟世哉？也區區仁義如簡髮而櫛豈能盡周數米而炊豈能盡飽以云濟世果何

哉？舉賢則民相軋，乙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怀，裴吾與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

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偽取則奔競求勝之心起故相軋任知則詐

終不足以給求養欲而厚民之生，徒使民好利而趨之，若鶩卒至，好利忘義，甚且有殺

君父之世，特利者雖正晝日中亦為盜而穿窬矣。怀墻也。由此觀之大亂之本，原生於堯

無所底雖人與人相食亦有所必至矣。亂南榮越音嘽庚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

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呂註德道堯舜而不為其無迹也至矣然則惡庚桑子

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郭註全汝形守其分

生之外也按全形不勞形也。抱生不疲神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

無思慮不動心也。如此則捐仁棄知去亂本矣。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關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令謂越曰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言目之於身非

者不能自鑑其形耳之於身非異體也而不聰者不能自審其聲心之於身非異體也

而狂者不能自驗其本來形之與形亦不隔矣豈有物間之而使我不自見

自聞自得耶夫以我之盲聾且狂故也雖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

為我之思慮也則以我之盲聾且狂故也雖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

茫然也越之言以盲聾且狂故也雖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

生無思慮之言以盲聾且狂故也雖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

不能化霍蠟越難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老子曰字疑衍或云舉成語也

贏之屬負蜈蚣而祝化已子者藿蠟豆中大青蟲也鷓鴣古鶴字碧虛南榮越贏糧七日

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

也南榮越懼然願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

忘吾答因失吾問贏擔也齊楚陳宋間謂之贏郭註與人偕來之眾挾三言而來故

矣按三言尚在也呂注越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眾挾三言而來故

微窺之而越不知所謂以為真有人隨其後故瞿然回顧而後問言今者不知所言
乃悟而自慙且嘆老子之詞見隱微已所欲問於老子者也
以對答老子由不知老子之詞見隱微已所欲問於老子者也
子曰何謂也問謂失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越字之誤或知乎反愁我軀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
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不知不仁不義則不合於人知仁義則有妨於己逆知之而謂其

與人借來乃不知以是為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令汝又言而信

之問若亦汝也一見則信然矣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

乎汝欲返汝性而無由入可憐哉若既欲為人又欲為我規規然如喪父母之不容已

亡人出奔於外終身不得返其性則迷惘而無由入矣豈不可哀哉南榮越請入就舍

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熟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呂註知趣舍之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謂召好去惡也然

痛見待親切以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其氣充也津言洗濯其心須自家積累純熟

惡之滑心為可惡夫外鞵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者不可繫而捉將外捷者

內鞵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參循本鞵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捷者門杜

則穿闥內捷而拒之使不入內捷之鞵人外物之鞵人也繫多而不可把捉

而逐於物然此不過強制之力耳其勢必難以兼治若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

生之經而已矣病者謂知病之為病者蓋心也若越則以聞大道而始知病是猶飲

有以衛其生矣病喻趣舍之然則既知內外鞵之為病又必知所以免外內捷之方乃

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已乎能偷然無乎能侗然無乎能兒子乎一筆乘能抱

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

然即泥兮其可左右也。然即彈兮其兒子終日嘯號而嗑益不嘔。失和之至也。終

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終日視而不瞞。瞞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

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郭註。嗑不嘔。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

也。與物委蛇。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趨也。居不知其所為。縱體自任。無所營

含德之厚。比於南榮。趙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

赤子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攪。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

與為事。儻然而往。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德者純全之本體。衛生則所以去其病

水凍成水矣。能與子者。自去蔽結。猶之乎冰解而凍釋也。耕食鑿飲亦與人交食乎地。

而均陶太卯。則與人交樂乎天。人物利害無所動於中。故不攪不與俗異。故無怪不費

思慮。故無謀無所作為。故無事往來。自適不訢。不距。故儻然而來。佗然而往。曰。然則是至

乎。既非至人。所以去真性之累。乃至人衛生之經也。非即至人之德性也。曰。然則是至

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

災也。合參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自然不知所為。所之不待學為。兒子而若

之降。自天者。且有如無有。更有何人災。足以害其生乎。此則天真自全之兒。

子方是衛生之至。如前所云。尚有意為赤子。則雖冰解凍釋。猶非其至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之舍之。天助

則人見其所以為人矣。必修行至是。乃與天同其悠久。而有恆與天同其悠久。則離人

也惟灑有光者神明所照用則有光不用則滯其人見其跡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其光也唯賈人者言如市賈之貨殖惟多是求也人見其跡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敢倒如跌而挺立者人見其外亦自魁然而傑出然不能備物徒欲逐物而窮之則物已入其中而亂其虛靈之府矣既與物窮則不能因物付物不過與物苟且相逐耳若此者自視其身已不能無隔闕又安能物我無間而於人肝膽皆楚越也兵莫憚除於志鏢鏢為下容人者無親至戚如途人地無親者盡人肝膽皆楚越也兵莫憚除於志鏢鏢為下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兵莫憚除於志鏢鏢為下兵也莫慘焉鏢鏢猶其下者耳以志還自賊其心而莫邪止能傷其形而逐於物則其為陰陽之為冠莫大焉以盜之為冠可逃而免而陰陽之為冠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然以若或使之故陰陽之患得而不知所持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朴太極也及其分而有成毀雖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一實萬分者萬還為一未始不同一太極也則分亦何不可之有所以惡乎分者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惡乎備者非自然無備耳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乃有所為而求其有以備耳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必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此以下以死生之通為一言之道既不通為一故出於必死而為鬼矣蓋出於機而往得所歸即得死之謂也死似寂滅而伸則必屈者屈又必伸有實際焉則氣反而歸與氣至而生無異也鬼之寂滅而伸則必屈者屈又必伸無則無形者之復自出無本入無竅故曰無根故曰無言雖有實而無本之分無要無而在大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剝處其入也無根故曰無言雖有實而無本之分無要極之內也大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剝處其入也無根故曰無言雖有實而無本之分無要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竅者有實所原本有出也無根故曰無言雖有實而無本之分無要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無不在也宙通往古來今出無本剝之分則

往來古今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入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呂註雖有出入

未嘗息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入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呂註雖有出入

形是之謂天門按居室出入必由乎門可得而見也若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

有不能以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天門即太極也萬物之必

無有也而萬物皆出於無有也即無有者一並無之也聖人之藏其神者亦無有也亦並

出乎無有也蓋其心志而止於所不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無者如此所謂全體之太極也

知者如此所謂全體之太極也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管見

為人既形而下故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忘則忘我

不謂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也倘造乎此則雖有生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

之次則有物而有生之聚也死為反還融液也按至者並忘此身自忘生死亡者

郭註生為喪喪其散而之聚也死為反還融液也按至者並忘此身自忘生死亡者

知有形矣而不以生為悅惡也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

分言不及至人亦異於常人者地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

生為體以死為反翹孰知有無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又次則曰始無有既而有

而死總合為一體雖有生之分而守之極一則言友以進道至者矣但自無有而生

宗之師次者亦大宗之友也師之分道之極一則言友以進道至者矣但自無有而生

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至者又次生道而自無有也通之者雖

盡然皆歸於道猶楚之公族雖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要皆同出為姓一本也特其著戴甲氏

著封之異有非一耳戴職任也著戴之官因以為姓一本也特其著戴甲氏

子之孫以為姓也雖有親疎而非有二本所不也戴者特名號之不司封也

之地因以為姓也雖有親疎而非有二本所不也戴者特名號之不司封也

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膾臆該可散而不可散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賦釜底墨也似形非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賦釜底墨也似形非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賦釜底墨也似形非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賦釜底墨也似形非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賦釜底墨也似形非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賦釜底墨也似形非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賦釜底墨也似形非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賦釜底墨也似形非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管見賦釜底墨也似形非

而無不為也。明則心不謬虛而無為者德之純也。無為而無不為者道之妙也。道者德

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

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晚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也。上文四六之累分屬志心德道其實去志心之累皆所以全德也。故此又倒從道

特以有性而德始可見。是生者德之光也。既為有性則有心志。是生者德之光也。既為有性則有心志。是生者德之光也。

既生而有性則有心志。是生者德之光也。既為有性則有心志。是生者德之光也。既為有性則有心志。

若由有知而復返於無知。則知者有知而後與接為是。乎則有嬌偽則失其本初矣。要而

知雖有知而復返於無知。則知者有知而後與接為是。乎則有嬌偽則失其本初矣。要而

有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

無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無為者如無為。

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良。夫人者惟全人能之。羿之射能中微物而不能使人無已。譽聖人工

神全也。聖人因任自然。能全其天矣。而未忘其天。使人無已。譽聖人工

惟全也。聖人因任自然。能全其天矣。而未忘其天。使人無已。譽聖人工

人矣。聖人皆造其極。而全人又聖人之喻。之至如清任和皆聖人。此全大成者乃其全也。

譬則巧聖譬則力故。以羿之射為喻。之至如清任和皆聖人。此全大成者乃其全也。

蟲能蟲惟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蟲能率與此聖人微別。○智

任天之心尚且惡之。而况吾自抑且惡其任天乎。而况吾之心自惡乎。天也。人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

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此言所惡乎天者。物各有其天。苟

能與天地並生。而萬物為一也。如羿欲致雀而射之。則必于若其天。則所好者該之。有

徐無鬼第二 此篇亦發明絕聖去奢無為而歸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說

無鬼緝山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

矣君將黜嗜慾擊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以嗜慾好惡恣之則無

以適其官骸是內外武侯超然不對超然不屑之意少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

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狗之下質止知求飽

卓越神餘于形若亡其身喻人之形全神王若忘其身者一謂身也吾相狗又不若

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邱若夫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直謂馬齒曲謂馬背方謂頭圓謂目失或作佚邱佚驚竦若非也國馬以況國士之遊

其所至如神龍不測以況天下士之遊於方外者意謂上質狗天下馬猶如此則武侯

於馬自況故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稅吾君子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

大悅而笑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舊說六發太公兵法金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

數而吾君未嘗啟齒而笑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

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人似本不亦去人滋久思

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人似本不亦去人滋久思

徐無鬼

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甕鮒由之逕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

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克其側者乎逃虛空入於荒僻無人之境也路無人迹即旅

適入荒國而其性真則猶之乎親戚故舊也告之以相狗馬而即於狗馬微示以久若

亡若喪之天正如披黎藿而通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不此啟齒所向

以一兄弟親戚之效譽也能無喜乎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不此啟齒所向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擯寡人久矣夫令老邪其欲

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口義擯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

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

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

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

病之何也口義養生也天地之生物本同無高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按

不昧原好神者心之神明也厲民自養神明之夜也故當勞之我令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勞君者正唯神明之病乃人之所不欲病而君獨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

固外戰以仁愛民之所利也而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也為義偃兵以義相高則相

成矣何者以為美而務成之則美翻成惡祇成欲以行仁反不成欲以為義義反不

無事之理既變其性命之情而為仁義自必馳逐於外而戰以求勝也夫不戰勝無以

成其仁義則其為害民之始造兵君亦必無威鶴列於麗謀之間無徒驪於鎗壇之宮

之兵所固然矣戰字生也文君亦必無威鶴列於麗謀之間無徒驪於鎗壇之宮

猶言人馬也鎗壇舊所云魚麗之陳也麗譙高樓也蓋譙樓之高者步曰徒良馬為驪

喻競為仁義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以合衆人為逆無得則無

失故曰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以合衆人為逆無得則無

戰爭而求勝人矣蓋以此求勝有勝則有巧謀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

私與無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鼻口之欲與吾之神者是茲而非和地勝負

原不可必也然則以仁義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

為美而求勝又焉可以哉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

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然無為之誠以應天地太初之情而勿以後起之欲自櫻

其胸斯民自免於死矣何必為義而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道乎具茨之山喻鴻荒方明為御昌寓宇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

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上達

悟而不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

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舊註此指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督務

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

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呂註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六合之外

非有督病者不若是按乘日之車隨日輪之

徐無鬼

卷下

莊子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徐無鬼

推遷行無所事也。襄城之野，蓋極乎六合之所能圍也。為天下若此，則無為而無不為矣。至遊乎六合之外，則遊於混茫之一氣，更非六合之所能圍也。為天下若此，則無為而無不為矣。又何事乎？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願哉！所以為天下。小童

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

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按以牧馬喻治民，即馬蹄篇之旨。碧虛曰：童子之言有旨哉。

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真性，豈草飲水自足，觀策之為害。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

治民者不知法，令之生奸，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

物者也。集說凌轢也。諄詭諄也。呂云：諸士獨樂其性之所偏，皆囿於物而不能圓。

以求通也。談說之序，從首至尾，務竟其說也。凌誅之事，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

筋力之士，於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

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循本招世以天下為己事，如招攬之中者也。榮官以有位為榮也。

時難好為苟難，以自於也。奮患奮於捍患也。宿名不求名於當。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

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考者悲。循本比合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按不比言不

習成性之人，慮慮指數，皆為小。與之並營也。旦暮之事，為譽。言計也。以上十五種癖

一曲自是者，寫照其莊心似。謹蹠蹤，縱橫勢物之徒，樂變者。多言如此類。一切競於貪

利，役於物，習而變大，抵如是。所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時凡此勢物之徒，苟其不能淡泊

而無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呂註夫時有

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呂註夫時有

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呂註夫時有

非性命也時有令其猶歲有寒暑令一遺之流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
不知有暑暑不知有寒以所遺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按不物於易言其用心直如
一物且不得為物之靈秀而知變易者夫以人也而馳其形性替入於萬物之中而不
復為得秀最靈之人迷昧終身曾不知反豈不大為可悲乎。當時小知好辯之徒自
以為高出不倫莊子乃比之於勢利下賤之流同一解溺忘返
而悲其大愚不靈直是蠢然一物刻為痛快真足發其冷汗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循本射者必前期志

非前期志的偶爾幸中亦謂之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

善射則是天下皆羿也可乎循本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為天下皆堯也可乎

可乎惠子曰可循本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為天下皆堯也可乎

發故強以為可按此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魯遽

者邪循本楊朱也秉公孫龍也按五子皆執所見以自是者故即以此詰之若謂皆

定其孰是也或者止知自是則惠子又魯遽矣魯遽人疑即所謂儒

者也下文言遽與弟子論道而喻之謂謂弟子非而已獨是即其事也其弟子曰

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

謂道也循本冬寒之時能以火爨夏熱之時能使水成冰二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

冬為寒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為冰未為奇也。按人皆以

獨執所是道不遇如此乃遽則謂此猶因天地四時之行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陽

生則水中有火陰生則火吾示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

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為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

於聲而音之君已循本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

應亦未奇也如唐人曹紹夔知樂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
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磬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

僧如其言。食畢。紹慶出懷中錯。聽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卷與鐘律

合故擊。此即學記。鼓無當于五聲。又或改調一弦于五音。無所主。而鼓之則二十

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五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

耳。按律。不必同。而強無不應。喻已之所謂道。且若是者。邪者亦若魯遽。和惠子曰。今

者。必絕非常。理可通。而通之方。是同其至異者。且若是者。邪者亦若魯遽。和惠子曰。今

夫。儒墨揚東。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循本惠子

辨。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莊子曰。齊人躄。躄子於宋者。其命閤也。不以完。其求

矣。按此。即自謂如魯遽之於弟子。莊子曰。齊人躄。躄子於宋者。其命閤也。不以完。其求

鉞。鉞。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循本躄者。躄。躄行。不進貌。禮記

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甃。唐子者。塗。給使令之。人猶固。禮云。門子

今俗。云。廳子耳。齊人有躄。行其子。于宋。而使為閤。人者。務。殘其體。而不欲完。其形。至

其求。錮鼎也。則束縛。維係之。惟恐其損壞。而不完矣。奈何。思。躄。其子。于。異。國。乎。是。於。推。類。之。道。有。道

第。以。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矣。奈。何。思。躄。其。子。于。異。國。乎。是。於。推。類。之。道。有。道

矣。言。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夫。楚。人。寄。而。躄。閤。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喻。惠。子。知。四。子。之。辨。為。非。而。不。知。已。之。非。也。夫。楚。人。寄。而。躄。閤。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空。而。足。以。造。於。怨。也。循。本。離。同。雁。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

之。時。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鬪。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

人。爭。論。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按。五。子。皆。以。自。是。為。道。猶。同。舟。共。濟。也。互。相。攻

辨。猶。同。舟。相。鬪。先。已。不。濟。也。行。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壘。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壘。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

成。風。聽。而。斲。之。盡。壘。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慶國而可謂

言設有不諱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

也將弗久矣不比不合也舊說鉤亦逆也按太史公言管仲為政善因又云將順其美

怨之至管仲之所以能用桓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

公者徒以能順適其意耳畔列于作下不叛江過云上忘者其政悶悶也下不畔者其民淳淳也按上忘下畔俱

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不若黃帝師其無為之治也哀以德分人謂之聖以

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

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賢上人人滋不服以賢下人人化其恭矣夫聽非

不聽視非不明而不事察祭之治罕相之度也此隰朋之所以勝鮑叔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攬捩搔見

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促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

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

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梳曲折而攀援也搏捷夫矢往捷速而狙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驕人之心而已按去樂辭顯去其心之所樂則氣不盈忘其身之榮顯則志不驕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

可謂云猶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
 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
 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
 而日遠矣齊衆三賀以田禾得見于墓為榮于墓以為我必有使人知者而後人知之
 我自喪也人而若是我則悲之猶矣人可悲而使人知之則我亦不免自喪其真故也
 我悲人之日遠矣如木死灰也物猶未免有知即未能葆真之至是亦可悲也夫是以吾
 累則形於心如木死灰也物猶未免有知即未能葆真之至是亦可悲也夫是以吾
 仲尼之楚楚王錫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備
 孫叔敖為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個在空
 中一個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孔子卒後
 寓言而已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贊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
 宜僚弄丸而兩宥之難解孫叔敖甘酣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雖有喙三尺彼之謂不
 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孔子言吾
 言矣而未嘗言今乃於此而善言之即如宜僚弄丸而難解孫叔敖甘酣寢秉羽而息
 以無言而成功則吾雖長喙善言而在彼正所謂道也而雜則在我自當為不言之辯
 矣又何言乎故存於已之德若歸于道也雖雜則在我自當為不言之辯
 第相忘于無言斯至極而無以加矣東羽蓋交舞于道也雖雜則在我自當為不言之辯
 理願忘于無言斯至極而無以加矣東羽蓋交舞于道也雖雜則在我自當為不言之辯
 也夫願忘于無言斯至極而無以加矣東羽蓋交舞于道也雖雜則在我自當為不言之辯
 能為德故不言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無為之也非言之所能傳故辯不能舉也

人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

人初也孔子之言實莊子之言也所謂聖人即至人神人真人並包天地以其遊于太

必有謚是及天下無名不為而年穀豐民不疵厲也夫誰之為之者故生不必有爵死不

真人也即大人也無功無名又何以言乎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亦以善言為賢而况為

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况夫無為則大若為大則已失其為大

矣况有為以求其有得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馬而大備矣天地果何所求而成

於已豈足以為大乎夫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知

其大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知

備乎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知

易已也分自足不假外求葆其天真無道失亦無舍棄不逐于物而自喪則不以物

摩者物不以撫摩久而則一已之中萬物皆備故反已而不窮長于上古故循古而不摩

註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無為而成者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歎淮南子作九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捆也

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捆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

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耶盡於酒肉入於

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而何足以知飲食所自來乃大不祥耶吾未嘗為牧

而祥生於巢吾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音要若勿怪何邪偶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祥

與鶉乃得于室中按此言不應有之物不可謂非怪事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喻已之教子非以求食于人而得食于國君亦大怪也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

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令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吾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言已遊心于天地之一氣樂因于天食因于地素位安常不求國君之鼎養也不為事無為也外物櫻其胸但虛以待物一緊委蛇自得更不逐事而裁其義並無可以致食于國若取也非自取而忽然有之是則非人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自取也非自取而忽然有之是則非人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郭註使相于全恐其逃則則易售也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買相以自代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于暴以道揆之○按言此者見世俗之所謂祥乃身之殃也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民無遠見故以仁義愛利之則民之能捐仁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蹠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當管見凡治天下非誠難欲以仁義愛利之則已為後起之偽而禍害橫生矣按仁義為後起故偽而致致焉欲以仁義愛利之則已為後起之偽而禍害橫生矣按仁義為後起故偽而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當管見凡治天下不以誠難欲以仁義愛利之則已為後起之偽而禍害橫生矣按仁義為後起故偽而正以誠難欲以仁義愛利之則已為後起之偽而禍害橫生矣按仁義為後起故偽而而後愛未為者知之耳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

物之初原濡需者永蝨是也擇疏鬣白以為廣宮大圃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

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

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

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於童土之地年齒長矣

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舊註童土無草木地按童土謂建都之地非山

形于民老死而不得休是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勞其形于舜

何如是以神人不喜眾歸不肯以身為杓之人也即使眾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

歸之亦不與之比而曲順人心自不利之故於人無甚親亦無甚疎但抱德煬和即德充符

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天下之自利之故於人無甚親亦無甚疎但抱德煬和即德充符

所謂遊乎德之和也曰抱者細內守如禽之抱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呂註符

子然曰羶者如大之煬不嚴疑而與物皆春也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呂註符

為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為羶之所引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

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相忘于江湖豈非得計

哉按羊羶然得所必于羊先棄意不欲以羶行引之蓋惟無為而治民乃不識不知也

故下文承弄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不眩於色以目視

耳聽耳不惑于聲以心復心不役于知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眼

莊子雲雜篇

卷下

徐無鬼

十一

不好則甚速也。按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為已。賢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

民無已。不知問是也。循身必欲其久。而後能言好。則為福。必不須循。漸進之功。即剛果自克。

此無已。不知問是也。循身必欲其久。而後能言好。則為福。必不須循。漸進之功。即剛果自克。

思之。欲以實然。而喪其天。非旦夕可幾矣。危而足。於地也。雖踐其。所不踐。

有得。必失。雖智。由不問。是。天。種。之。道。也。故。足。之。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而國與民亦蒙其害。由不問。是。天。種。之。道。也。故。足。之。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之餘。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手不知。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均知。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信稽。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門至。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其至。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風震。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樞始。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歸為。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知以。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不可。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却太。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不謂。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有大。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揚推。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乎闔。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不亦。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問是。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已矣。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惑然。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為代。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亦合。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凡物。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皆不。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可代。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而可。乃可寬博。而展其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天。之。所。謂。也。而。本。足。所。踐。無。幾。

余無鬼

發其幽引古今而核其寔謂之揚推古今若問于古今之不以不惑解惑復於不
 惑者豈非揚推之大者乎闔之何也人何不問此而甘自迷惑為不以不惑解惑復於不
 惑是尚大不惑于不能以則庶幾都不惑矣尚庶幾也亦復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玉王未見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玉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休舊註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耶曰冬則

獨提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喜又

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予宅也以上言公閱休之為人無求于世自得于已夫夷節以

不自許以仰承人之意使人不覺而樂與之交其況溺于富貴固已顛墜于至夫凍

者假衣於春暘謂音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

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凍者藉衣以禦寒時至于春如假之衣矣暘者願冬以解熱

可以快其心也楚王之性既剛暴如虎不易屈服矣非佞人不能撓屈服之也故聖人其

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聖人聞指公閱休其於物也與之

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

子之宜德之自足以廢人心不待言也與人並立而化已未嘗屈己以從人也彼其

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循本彼其乎贊嘆而

用皆不動念其去常中謂之兩間既合兩間而無不飲以和無不化為親是一間其情

如反故居也天地之中謂之兩間既合兩間而無不飲以和無不化為親是一間其情

施也其與俗士心腸相去遠矣言閱休之為若此乃

可言于王而必信故欲待之蓋以誠則陽之趨炎也

則陽

在子夏雜篇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周本一繆網事理

謂性復命操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作皆合乎天則復命其動也

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呂註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

意之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此以形陪出德言凡人生而形美者在人

也若知之如不知聞之如不聞則以不顧影自喜而其可喜者轉有餘聖人之愛人也

味人之好之者亦無止境蓋美而止于所不知乃性之本體如是也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

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德之美猶之手形之美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

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疑獨

性之樂猶之見舊國都之樂也按遊于遙望故鄉必為之暢然雖邱山草木如緝之

合醫其目者十九猶且暢然况見所見聞所聞聽觀甚悉如心高臺懸于眾人中問空

濶之地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化物者一不化者

也闔嘗舍之疑獨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

之有為者何不捨其有為以復于自然真性可得矣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化物者一不化者

無始循環不已也無幾不可以數計無時要法他便是自然况世有不安其

皆徇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循本天者自然若要去師法他便是自然况世有不安其

合道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

不血其合之也若之何循本聖人則並天無之何有所謂人所謂澗所謂物雖與世並

道滿。按不逾言自然流通不同。清洩之防過其水以溉田也。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

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

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呂註司御門尹官號登恆製名。循本門尹登恆。或。

而成功。使其所成者不過為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于天下。然名乃身外。則法於本分。上。

何益。但使人見得君臣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登其名。慮以為時。君之傳。過矣。

未引。容成氏之言曰。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則無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

成矣。人能自念之。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則無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

謂然。從師而不言。二句。似無解者。以容成之累矣。無內則無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

門之見恆。若傳之。止。司其。不。圓。貼。以。隨。成。三。字。非。有。心。與。再。相。按。此。段。頗。難。通。惟。帝。命。容。

岐之見矣。豈若傳之。止。司其。不。圓。貼。以。隨。成。三。字。非。有。心。與。再。相。按。此。段。頗。難。通。惟。帝。命。容。

雖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不。過。因。日。之。自。然。運。行。積。其。自。然。之。道。也。不。若。容。成。氏。之。造。外。為。

與。坐。而。致。言。性。者。亦。故。而。已。何。言。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夫。苟。求。其。故。雖。千。歲。之。日。至。

必不。任。其。自。然。而。以。有。心。為。哉。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夫。苟。求。其。故。雖。千。歲。之。日。至。

魏瑩。與。田。侯。卒。約。田。侯。卒。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

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行。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執。發。

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也。犀。首。官。名。公。孫。行。為。此。官。秩。擊。季。子。

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皆。靡。之。所。苦。也。築。城。已。成。而。壞。

靡。令。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息。兵。安。民。乃。王。業。之。基。將。再。築。重。

言。不。信。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

人也者又亂人也呂註罪莫大于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不免于有見又亂人

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由息也求其道則不帶于一偏之見亂之所惠

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魏晉人進之于曰然有國於

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似蝸牛小蟲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窮乎君曰無窮以意推之天地間上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郭註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內也遊心于無窮而以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之極若有若無也曰通達之中有

無窮者視之與國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惘惘也惘然自失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

于蝸角者何異耶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見所爭之細也夫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

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大人程惠子曰夫吹噓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吹音而已矣堯

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副墨管孔小吹之猶以形氣相曼

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于大人

之前則雖揖遜之聖亦不得而有聲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漿註蟻邱山名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稜稜總何

為者邪極屋棟也稜稜紛紛也呂云見孔子來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聖人僕聖人是自埋

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

窮不與人之解言如一無言不發也人月公勝之召而免其難是有以自守不
而已觀潛者之沉伏同矣宜僚楚之勇士不應白公勝之召而免其難是有以自守不
慕以之爵榮者故夫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某之著於已也知某之適楚也
子以擬乘屋之人夫彼且以某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
以某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某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
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彼以欲行道為自顯者以應聘為
人不肯聞佞者之言安肯見佞者之身乎治將逃矣而
安肯存留于此而不去耶子路往視之其室果虛矣而

長梧封人問于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木耕而鹵莽之則其實
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揚用修曰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
地必須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芸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芣載芣謂載也
也必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去草古有鳥耘之說如鳥俯而啄食
乃善耘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况而去其弟兄嘉木也弟茶麥子來年變齊聲深其耕而
也善耘者長其况而去其弟兄嘉木也弟茶麥子來年變齊聲深其耕而
熟覆之其木繁以滋子終年慶食齊與分剛耕法也郭註變莊子聞之曰今之人治
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卦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
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蒺藜始萌以扶吾形奪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
癰內熱澁膏是也治形理心當去其後起之累以存其自然之良不然則如封人所云
性滅其情亡其神故鹵莽其性者寔由欲惡始萌孽于中無為也而乃以眾為適其天離其
葦蒺藜猶嘉木之有茶麥稊稗矣當欲惡始萌孽于中無為也而乃以眾為適其天離其
乃精氣散世未之有茶麥稊稗矣當欲惡始萌孽于中無為也而乃以眾為適其天離其
為內熱為澁膏百病叢生形亦不保莫不由是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

莊子雪雜篇 卷下 則陽 十六

始於齊至齊見幸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

苗子獨先離罹之朝服而幕之謂其可貴也號天而哭毀其衣於也解曰莫為盜莫為

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

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人善誰肯為盜殺人以病於刑皆因為上者不能忘

爭心既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後人求榮趨利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

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有湯武罪已謂萬方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如伊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是也一形說較有義味是也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

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然固為隱匿使民不識故為難使民

不取敢為重遠使民不能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盜竊之行於

偽以倡之復何取乎不足者上也則盜竊之行誰之咎乎言當責上也按柏矩之意

誰責而可乎蓋哀其陷于形也而其反歸罪于上似不悛者然其實有至理可為

可與自然之性無為之旨相發明也故引之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誅之以非也未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改化於無也過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誅之以非也未

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天下無可定之是非前不知後亦不知乎前如蘧伯玉行年五

承當不始以為是卒以為非也安知一十之所是日名之根也萬物之出世必有所由出是其門也而莫能見其門與根者是後不可自生是其根也乃人皆尊其知之所及知以知其甚真而不知其門與根之所不知乃為真知豈得謂非大惑乎已乎已乎一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

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言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也意未足以當其

惡也按此當以靈大殺曰是因是也蓋謂因其惡而得惡謚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

為半美半惡而疑之蓋謂因其惡而得惡謚也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舊注濫浴器也史鮪史魚也奉御猶

妻三人同濫而浴按此當以靈大殺曰是因是也蓋謂因其惡而得惡謚也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舊注濫浴器也史鮪史魚也奉御猶

接之也扶翼其慢慢之甚也其肅也按搏幣猶言將幣以禮敬之至也是其所

以為靈公也言其有所短亦有所長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

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

之為靈也久也之二人何足以知之思善其子言有不孝不足憑依也里一作理方

為萬里則作理者非按石槨銘語已預有靈公之稱則靈公之為靈乃是前定大殺

與伯常騫二人從據生平行事論之何足以知靈公之稱則靈公之為靈乃是前定大殺

原無一定之是非人之死蓋謂皆有前定之數據所見以為知總非真知徒

多臆度耳然則天下事總無可知不如止其所不知矣翻空奇想得未曾有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見者大而不與人爭辨者也何謂邱里之言大公調曰邱里者合

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令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

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邱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並而

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云鄉邑也邱里之言謂合于人心之意而少知人之名蓋私論家禮四井為邑四邑為里即舉邑為里邱猶

也姓百名之詞先擇一里之中心本其一人之體而非通之姓不百人之以成命而為風俗是必合

目擊而通觀其百體之馬與江河合而得山水之大也而與之全

積卑而成焉一水與江河合而得山水之大也而與之全

是矣是等心也而大之則變通而合宜則得山水之大也而與之全

道以相正則外而相道為一人之私論可出外有公情亦與

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文武大人不賜故德

無名無名故無為而無不為偏而有德天也凡四時氣而出則為賜

大人亦任文武之殊才而不賜此德之官殊也天也凡四時氣而出則為賜

有私則道小而有可名矣惟若此官殊也天也凡四時氣而出則為賜

有所作為故無為唯無為而後無不為此理之無名也天也凡四時氣而出則為賜

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福

木石同增此之謂邱里之言循本時有實理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浮淳寔也福善非

如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之淫皆欲有正者反拂逆者或所宜一也浮淳寔也福善非

數不自是偏私甚矣故言此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所

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則若

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管見道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

稱之則已有名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有呂註道本強名大不能盡也本無名而為名

矣大小讀猶稱也遠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

相益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相照如日生于東月生於西相益也相代如春夏秋冬

相遭不窮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木是也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

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者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少知聞道不可名以為道

故問之而不不知終始循環以互相倚伏則其所起固可得而知也則已可名矣大公

相益剛柔相治五行布于四時而任相代水火相濟金相剋其在於人則欲惡去

就橋之起其在于物則雖分亦時而痛有安則危危則安常相易馬聚久

則必散久則必聚常相因而成馬於前則急於後則緩其逆而窺其精也

其循序而起如物之推則言可運盡行若相驅使者總不窮則豈可與道之不始也此固

此哉所起如橋之起也猶言分橋也通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行無溪河之隔也片猶言分也窮則反終則始是窮與終即其所起也隨所廢而原

議之所止當其窮而終是所廢也窮則反終則始是窮與終即其所起也隨所廢而原

不可乃非思議所及原少知曰李直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

其理呂註李直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

使似已不可指名故疑其為道而猶未免即物而推之耳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

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呂註雞狗之鳴吠
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按雖大知不能以言稱之不能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以意推之固已玄矣然既不自化所將為更無所容其意言矣○循本云斯即詩斧以斯
倫大至於不可圍大若由所自化莫載焉更無所容其意言矣
之斯益將不可意推言讀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
者並斬除淨盡歸于鳥有也
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循本所謂莫為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
實則麗于虛故也以有名實為物之居不知其未嘗無也呂註所以未免于物以有可意已落
未嘗有所以無名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也呂註所以未免于物以有可意已落
言愈疏也言未生不可思已死不可阻阻一作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郭註突然自生吾
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按此以下申言而愈疏之意言不必言其何而
見者為去道之遠也即如未生之不可禁已死之不能窮其所往生之相去幾何而
理已不可觀矣遂近道乎不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之為亦不過為疑而觀之則或之使莫
不可觀者豈遂近道乎不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之為亦不過為疑而觀之則或之使莫
不非不可意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而若觀其本而往不可窮其象耳
見後不可言得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則無窮無止
以名言之物之起廢即與物相始終也豈道之為道不可圓于物哉以道不可有不可無道
其為物之起廢即與物相始終也豈道之為道不可圓于物哉以道不可有不可無道
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道無有不可求之于物本非無不可指之
莫使或為雖為物之一曲而已何足以合乎大道哉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
則是僅在物之一曲而已何足以合乎大道哉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
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夫道何
大無涯如秋水篇河伯向若而歎所云大方之家以其大不可以言傳並不可以不為而其

要之道而極之無道物而極之無物則言固不能載即不言亦不能載也
能載而傳之也唯非言非默既不可以言傳之並不可以不言傳之則擬議俱窮而道
存其中矣此段大類禪機指微查茫而芥子中透出三
千大千世界光明剔透此等慧心寔開天以來所未有也

外物第四 此篇言凡事之不可必者皆外物也。人從自昔耳。推無用之則至。知厚德餘皆外物。不可過而問也。若矯揉仁義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

必信。故伍員云。流於江。長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

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口義。桀紂

死。蜀人以饋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程運不至。而殺高宗。子仁。遂于後。母

齊以光明之識。殺斜律。其血在地。去不滅。亦類也。已。殷高宗。子仁。遂于後。母

曾參。若瓜。斷根。杖幾。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也。必也。已。殷高宗。子仁。遂于後。母

賢。不。可。逃。也。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大。口。義。木。本。無。火。相。厚。而。不。生。金。本。至。堅。而

云。伍。員。長。宏。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而。不。知。事。親。盡。孝。而。不。知。必。金。本。至。堅。而

善。惡。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也。守。理。也。恐。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知。事。親。盡。孝。而。不。知。必。金。本。至。堅。而

也。此。殺。論。造。化。及。陰。陽。錯。行。則。地。大。絃。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核。也。東。虛。天。地。篇。且。為。物。絃。是。牽。絆。不。解。之。意。此。大。絃。蓋。氣。不。舒。而。紛。亂

之。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陰。陽。錯。行。則。地。大。絃。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核。也。東。虛。天。地。篇。且。為。物。絃。是。牽。絆。不。解。之。意。此。大。絃。蓋。氣。不。舒。而。紛。亂

本。而。雷。乃。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核。也。東。虛。天。地。篇。且。為。物。絃。是。牽。絆。不。解。之。意。此。大。絃。蓋。氣。不。舒。而。紛。亂

而。無。所。逃。蟄。陳。淳。不。得。成。心。若。縣。於。地。之。間。慰。啓。況。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按。前。言。木。與。朱。相。摩。奸。兩。皆。不。免。是。也。循。本。此。下。言。人。心。之。火。亦。有。甚。憂。其。兩。陷

中。也。暫。時。未。甦。沈。溺。迷。昧。而。事。不。得。成。如。此。也。病。事。不。得。成。則。心。若。懸。係。于。天。地。之。間。慰。啓。況。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

之。和。火。暫。時。未。甦。沈。溺。迷。昧。而。事。不。得。成。如。此。也。病。事。不。得。成。則。心。若。懸。係。于。天。地。之。間。慰。啓。況。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

外物 月固不勝火於是有償頽然而道盡雖清

明之性如月不足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備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疾
債順也循本云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慈之賦於是斯道債然而喪○按循本之說

與于是乎語氣較合債然衰頹之意道盡謂生生之道無復存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說苑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

可乎舊註邑金米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

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

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褚云王當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廣雅云鱗也鮒魚忿

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君乃

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枯魚乾魚也呂註莊子贊粟明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界以為餌也巨緇大黑綸也踰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

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鎔陷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

鬼神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昔之自制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已而後世同詮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舊說輕才評論人才也諷說誦說在事也

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也疑獨云此段喻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遠

得志于天下傳名于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夫揭竿累纒也趣灑瀆守鮒鮒其

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于縣令懸令猶賞格也求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呂註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效

命或僅寄于少許此言志士需人寺豐呂註小人之需盜先王之言以齊志士之

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舊註自上傳語于下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按設為儒而盜者問答大儒問

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舊註一按也顛頤下毛也有按設為儒而盜者問答大儒問

見其日中有珠且引詩以譏死者曰青之麥生於陵陂有按設為儒而盜者問答大儒問

大地以金推挽其頰爾生不恤死而含珠豈可保耶由是小儒引其鬢壓其顛而

老萊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促下未僂而後耳祝若營

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循本修上止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木

其念慮之神之所營者大也如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於與汝容知斯

為君子矣循本躬於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問去於去之知後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循本驚放驚不顧也

利實萬世之害是驚然不顧胎患於無窮也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補註抑汝固

耶母乃失其智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循本惠順也順從人為此

之醜不惠此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循本惠順也順從人為此

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循本堯舜而己隱昏蔽也

無如毀譽之兩忘也若反背此理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於爾

奈何經營不遺常載之于心焉則終未免于躬自矜持耳果能去於棄智而天下大治

矣。業豈有進於此者乎。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阿門傍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予舊註宰路淵名余且史記作豫且漁人之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

君曰漁者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箕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

以下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鑽刺也筮音策卜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呂註龜有知而不能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

畏網而畏鵝鵝人雖有過人之知而為道者所以絕聖去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

網矣是也與物智皆有所網多於鵝鵝若不畏網而畏鵝鵝則免於鵝鵝者又難逃乎

不防也知豈足恃乎所網多於鵝鵝若不畏網而畏鵝鵝則免於鵝鵝者又難逃乎

明惟不矜其善而自無嬰兒生無石古與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傾師教之有而自

能言以其不任已智但習與能言者處其薰

染自然而然也然則智慮之于人因外物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惠子謂莊子所言無用莊

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地大無不載而人之藉地以載然則則足而整

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乎地之大言之容足之外既為無用則地之厚言之置足于

於黃泉在人又為無用之土其足之所踐者實載乎足耳若在地之厚言之置足于

手舊註廟足置足也致至也惠子曰無用足履地上地下之土莊子曰然則無用之

為用也亦明矣足之所不及即為無用然非于足之所不及者乃可載于足也無用

之為用豈不較然明哉世之於聖知以有用者亦猶容足之

地耳非有絕聖棄知者為無用之用彼又焉能持載于不厭耶而不自得之意隨身心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者無入而不適也此四句虛含

下意不能遊即下文不辭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是云流過之志因俗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呂流過之志因俗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同各執一天下事非因至德厚之所為覆隆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如履陸之物一往而不復

也豈如天事非因至德厚之所為覆隆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如履陸之物一往而不復

反如天事非因至德厚之所為覆隆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如履陸之物一往而不復

豈有守其固常而不易者哉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踐故曰至人不留

行焉唐荆川云名分莫嚴于君臣易世則變况其他道理豈可拘耶只是借此為至人

者卑不為流過高不為決絕唯道之夫專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

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夫專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舊註波高下貌祭郭註古非獨尊以帝視王則王又遞變由上古以遞觀至今夫孰能

守其故常不如水波之遞高下者唯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為正故曰遊于世而不僻

本無我何失焉故曰承意不彼此隨順非違己之心也

學此所以遊于世而不僻也隨順非違己之心也

順彼之志也故曰承意不彼此隨順非違己之心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

哽而不可止則跲蹠躔則眾害生副墨自嚴于色則不明耳亂于聲則不聰鼻奪于臭則

德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徹而淨不顛口徹于味則不甘心起于識則不知頭頭是障雖

下幾箇徹字寔則一了百當一處徹則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為外物

外物

外物

外物

外物

外物

外物

外物

外物

所壅如人之哽者而不已則跣則眾害生之○循本噁咽也跣踐也足不良于行
如變為足病也此解甚確但道不欲壅道字似即指氣道而言噁咽塞則其物之有知者
病如是也○被此解甚確但道不欲壅道字似即指氣道而言噁咽塞則其物之有知者
特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賈循本噁咽塞則其物之有知者
故也其息之不感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其息之流通此身
喻臭味自塞其實耳人身中之息皆自而升下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顧人為心之聲

胞有重關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姑婦勃慤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北山之善於
人也亦神者不勝循胎時氣自通而渾淪無闕如室之有門戶可通出入之始初結胚
限之也人心之體雖不離于形器而靈瑩之用冥超出塵壒之表直與造物者遊也
合祭胞則有重關心則有出塵垢則耳目口鼻心知六者皆鑿于物感人為情欲
矣心無天然遊行之處以起于塵垢則耳目口鼻心知六者皆鑿于物感人為情欲
聞爭而本體為所攘奪以起于塵垢則耳目口鼻心知六者皆鑿于物感人為情欲
於胸次為其精神廣大足以勝之故遂以為天下之大觀而沾沾然喜之也○德溢乎名
名溢乎暴謀藉乎諂賢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合衆德本在內因名聲而
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何自起因急而考知何自生因爭而出稽考也該急也柴
即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整柴柵以為衛禁柵本不立生于官司也該急也柴
本無固必因眾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衛者春雨日時草木怒生挑鐻靜
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也物時至則生鍾鐻不能過何者其天
遂也天遂則倒者可植以息此至人之所穿者無降也善養
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可植以息此至人之所穿者無降也善養
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

過而問焉疑獨靜然作靜默筆乘皆城蓋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

者之可以沐浴老容行所無事則自然不病不老不遽人何必過而問其補之休之務而非

術聖人之所以駭駭同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君子之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之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知之神人也呂云神人聖人驚為祖奇也合時者當時以異說為神奇隨聲附和而

與之合天賦者所言異人令人驚為祖奇也合時者當時以異說為神奇隨聲附和而

演門名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

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

赴河跋古躡字踣僵也頓也呂註官師之勸其黨至于毀死許由之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荃香草可以餌魚一云魚筍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恐在猶載也係其脚故云蹄

所以言故卒之以荃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